

花雨 苑



捡到红宝石

内容简介

她只是讨厌不爱干净的人，
一身流浪汉打扮的他却以为她嫌贫爱富。
两个侄儿的顽皮捣蛋，
又让她目睹了他入浴时的裸男秀，
误会重重的两人没有一个好的开始选
直到为了两个宝贝去向这个芳邻求助时，
他才发现，原来她也可能这么温柔……

| | |
|-------|-------|
| 一校意见： | 二校意见： |
| 打分： | 打分： |
| 政治： | 政治： |
| 色情： | 色情： |
| 处理： | 处理： |
| 签名： | 签名： |

封面小语

情愫悄悄萌芽，
可两人之间的敌对情势，
却让他的追求行动困难重重……

封面构思

楔 子

过劳死是猝死的附赠品——

过劳死的原因 ,是因长期工作所累积的疲劳感 ,由于负荷不了长时间的超重工作量 ,终于导致在壮年即英年早逝的情形发生。

而其直接的死因 ,通常是心肌梗塞、狭心症、虚血性心疾、急性心律不全、脑出血、蜘蛛膜下出血等心脏或脑部的病变。

伯公享年四十九岁 ,死因心肌梗塞——

祖父享年四十二岁 ,死因急性心律不全——

叔公享年四十四岁 ,死因躁郁症导致自杀——

二伯父享年三十九岁 ,死因脑出血——

伯父享年四十三岁 ,死因虚血性心疾——

叔父享年三十七岁 ,死因疲劳驾车车祸身

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v](#)

父亲享年四十六岁 ,死因蜘蛛膜下出血——

堂哥享年三十三岁 ,死因酒精中毒——

接连数年 ,悲恸地参加男性亲族告别式后 ,他下了一个决定——绝不将生命出卖给金钱！

1

尤素雅拎着巷口早餐店买来的早点，边开门边神秘地说着：“素然，你隔壁搬来一个流浪汉——”

关上门前，她又朝隔壁门口张望了一下。

“大姐，没地方住才叫流浪吧？”尤素然在玄关整衣镜前系上丝质领巾，冬季晨风异常冻人，她想起了昨天的寒冷，便解下丝质领巾改系上毛料围巾。

“你做啥？”

尤素雅轻扯住尤素然的围巾一角，不满地嚷着：“又不吃早餐就想出门？你休想，给我到桌边乖乖坐好。”她就是担心小妹总不懂得好好照顾自己。

“大姐，公司经理今天早上有一场会要——”尤素然在镜内对上大姐的责备眼神，不得不叹了口气妥协，她看了一眼腕表，嗯，十分钟内解决，应该还来得及赶上公车，“好好好，我吃就是了。”说着，她无奈

地解开围巾挂回衣架上 ,拖着脚步走进屋内。

大姐夫啊 ! 求求你就向大姐随便说几句好话、随便道个歉 ,然后两个人快点和好吧 !

尤素然在心中不住哀叫。

三天前的半夜两点 ,尤素雅哭红着眼出现在门前 ,就让睡眼惺忪的尤素然心中大喊一声不妙——哎 ,又吵架了 ? 这是两个月来第三次了。

“素然呀 ,不是我在说你 ,住这什么鬼地方 ? 好几个邻居看来是灯红酒绿的出入分子 ,隔壁现在又搬来个流浪汉 ,你一个单身小姐不安全啦 ,我看你还是早点换个地方住的好。”尤素雅将提袋里的馒头夹蛋递一个给小妹 ,再拿出一杯豆浆摆在她桌前——既是饭桌也是书桌的矮脚茶几上。

没有隔间的房内 ,有的只是一套卫浴、一套勉强可充当厨房的流理台、一张床、一张几、一只衣橱、一只收藏柜 ,最豪华的 ,也只不过是另一面玻璃门外有个小阳台 ,简单得令人咋舌 ,连阻隔阳光的窗帘 ,都是单一色调、无图腾的深蓝 ,半点年轻女孩的气息都没有。尤素雅环顾四周 ,不住摇头。

“大姐，你自己就已经说是鬼地方了呀。”还差点真的是，听说前任住户在这里失恋割腕，不过送医急救后已捡回一条命，所以这屋子才没成了凶宅。咦？最后有救回一条命吗？有吗？她记不清楚了。尤素然一直将这件事瞒着大姐。

“就只知道要省租金拼命存钱，也不让自己好过。”尤素雅也拿起一个馒头啃，嘴里继续叨念，“又不是住不起好一点的房子，做什么这样亏待自己，早跟你说搬去与我和你姐夫一起住也不听——”突然想起仍在斗气的丈夫，她连忙住嘴。

尤素然三两口囫圇吃着早点，喝了几口豆浆，也不应答，从纸盒里抽出张面纸擦擦嘴，“桌子就让大姐收拾啰，我上班要来不及了，拜拜！”便拎起外套、公文包向门口逃窜而去。

她最怕听人对她叨念了！



以钥匙打开门，展鸿正想将一地的随身行李提进屋内，就发现隔邻开门走出来，他以为是刚刚提着早点经过时打量他的那位少妇，转头望了一眼，迟疑

着该不该先开口向邻居打声招呼。

是个漂亮的年轻小姐呢！

还未出声前他的眼睛却先为之一亮，定眼看着她，觉得她的五官与方才的少妇有几分神似，猜想着她们两人可能是姐妹。

他先是对她咧嘴笑了笑表达善意，然后便看见她对他点点头，可是她眉心却微微皱着，接着即贴着另一边的走道栏杆快步走向楼梯间的电梯处，让他已经涌上舌尖的那声‘嗨’，根本都没有吐出的机会。

啊，美人邻居好冷淡——

展鸿心中不无失望。



“还真的很像流浪汉——”

握着公车吊环，看着车窗外街景流逝，尤素然想起隔壁正忙着搬进来的新住户。一头乱发披在肩上，遮头盖脸的，和脏兮兮的大胡子全纠在一起，被阳光曝晒的脸孔像个原始人，身上那件栽恤以及看不出原来颜色的牛仔裤，让人实在猜不出已经多久没泡过肥皂水，球鞋也不穿好，当成拖鞋穿，鞋后跟

都已经踩得变形 ,走起里路来啪啦啪啦地响——

但仔细一看 ,他的五官轮廓算是相当匀称 ,鼻梁高挺、单眼皮的眼眸 ,笑的时候眼睛忽然眯细的那一瞬间 ,有某种吸引人目光的力量。

尤素然拧拧秀气的两道眉 ,有些讨厌自己 ,怎么将那个脏兮兮的新住户打量那么仔细呢 ?她想 ,可能是那人拎着两个不晓得里面是什么的塑料袋时 ,朝她笑咧出一口异于他一身脏的白牙的关系吧。

她最讨厌那种卫生习惯不佳的男人了 !

反正公车行进到公司还有段时间 ,闲着也是闲着 ,她在脑海里随便找个公司同事来比较 ,余课长穿着得体、干净清爽——和她那新邻居 ,简直就是十万八千里的对比映照。可是 ,那个新邻居的牙还真是白 ,可能是让那把大胡子给衬出来的吧——呵 ,尽想这些做什么 ?

想着想着 ,她抿抿唇 ,止住笑意。



跨进屋内 ,将随身行李取出简略地摆放好 ,展鸿打了个喷嚏 ,他揉揉鼻子 ,喃喃自语地说 :“果然还是

会冷——”

他环顾环境 ,开始努力适应自己的新居所。空间不算大 ,可也不算小 ,但更或许是因为尚无摆放半件家具的关系。

他先去打开总电源箱 检视配线接头有无松脱 ,
嗯 韵;试着开启照明设备的开关 ,嗯 ,很好 ,通电 ;
关上开关 ,拆开电源开关的盖板 ,察看电线有无老化 ,
嗯 ,正常 ;走到贴墙设置的流理台扭开水笼头 ,
嗯 ,很好 ,有水 ;走进浴室按下马桶冲水钮 ,检查水流
是否流畅 ,嗯 ,通畅 ;再打马桶水箱盖 ,确定蓄水功能
及止水阀功能正常 ,嗯 ,很好。

展鸿满意地走出浴室 ,背脊打了个冷颤 ,他低头拉拉身上的 裁恤 ,又说 :“十二月天 ,只穿一件上衣好像不太够。”随即从一包塑料袋里拉出一件近似抹布状态的上衣 ,想套上 ,但又打了个喷嚏 ,“哇 ,好臭 !”他叫了一声 ,把上衣伸长臂拿远。

“呵 ,还是先洗个热水澡 ,顺便洗洗衣服——”他瞬间脱得精光 ,抱着一堆衣服再度进入浴室 ,站在莲蓬头下。

两分钟之后——

“啊 ,该死 ,冷水 !”



尤素然的公司业务量不小 ,因为是老公司老品牌了 ,所以客户多数是自个儿上门的 ,出货品质就靠工厂现场的制程人员 ,而总公司就负责在客户与工程人员间沟通。她只是公司的一枚小螺丝钉 ,工作内容偏向庶务 ,平日多数是倒倒茶、接接电话、回回传真 ,顶多是把零星客户的询单和订单出货时间掌握好 ,随时提醒直属上司。

“素然 ,你刚刚送茶水进会议室时 ,有没有看见陈经理对着余课长笑 ?”刘美虹擦拭着清洗过的水杯 ,眼睛闪亮地问着尤素然。

为了响应环保 ,公司上下已不再使用免洗纸杯 ,尽量以玻璃或瓷杯来重复使用 ,所以她们的工作便多了擦洗水杯这一项。

“呃 ?”尤素然觉得刘美虹的问题很奇怪 ,她将茶水间的空杯归位回橱柜里 ,回答 :“没有。”她做什么去注意经理有没有对余课长笑 ?

“看来经理对余课长的业绩很满意，说不定余课长就要高升、为他黄金单身汉声名再镶上颗碎钻喔。”刘美虹暧昧地以肘顶顶尤素然的腰间，说，“余课长不是不止一次要邀你共进晚餐吗？”

“呵——美虹你别——呵呵——我怕痒——”尤素然差点没拿好手里的水杯，咬住下唇拼命忍住笑，“呵——”身体敏感怕人呵痒，是她的弱点之一。

“说嘛，你到底答应他没有？”刘美虹十指不停曲动，作势要严刑逼供。

“美虹别玩了，小心打破杯子，”见刘美虹不断逼近，尤素然举手投降，她老实回答，“没有。”

“为什么不？”刘美虹又嫉又羨，她巴不得余课长邀约的人是她呢！

“就是不，没有为什么。”余课长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同事间风评也佳，可是尤素然总觉得和他之间，似乎还少了点特殊的化学反应。如果有合适对象、谈场恋爱，她并不排斥，但她排斥的是办公室恋情，因为那会太麻烦、顾虑也会太多。

刘美虹大叹一声，既是抱怨也是自怨：“素然，你

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都不晓得有多少其他部门的女同事——”

“素然姐 ,二线电话。”工读生小恬探头进茶水间 ,解救尤素然逃离生天。



“入冬最强冷气团 ,嗯——”

展鸿踩着球鞋经过一面百货公司电视墙 ,头发及身体已清洗干净 ,但仍穿着脏得发臭的单薄 栽血、牛仔裤——火速三分钟洗完冷水战斗澡已是极限 ,他没有勇气继续清洗衣服 ,然后光着身体在低温中等衣服晾干。

他拎着一个皱巴巴的纸袋 ,慢吞吞地跨进百货公司大门 ,瞥见站在门口鞠躬的招待小姐 ,扭曲着一张装点精致的笑脸 ,浮现好像对他鞠躬表示欢迎是件罪过的表情 ,但她们最后仍是发挥了最佳服务精神 ,向他鞠躬并致欢迎辞。

掩盖在大胡子下的嘴唇轻扯 ,他的笑容旁人很难看得分明 ,所幸他的眼神清澈得不像个精神病患者 ,否则 ,就会让人觉得他看起来很狰狞——像个一

身脏污的杀牛屠夫似的。

整栋百货公司装点成红色、绿色、金色、银色，再加雪花及无处不在的耶诞老人图腾，让人想忽略圣诞节即将来临的事实都不行。

约莫两个小时之后，展鸿手里提了几个提袋，口袋里塞了几张百货公司家具送货订单，才又慢吞吞地跨过有招待小姐鞠躬的华丽大门。



“尤——尤小姐。”陈经理结束会议走出会议室大门，突然想起件事，朝尤素然唤了一声，似乎对她的是否姓尤不太确定，所以回头看了身后的吴秘书一眼，得到她的颌首，表示正确。

“是，陈经理。”

尤素然和刘美虹站在会议室大门旁，等待与会人员鱼贯走出，好进行之后的整理动作，却没料到一向高高在上的陈经理会叫住她，她的心里不禁产生一阵疑惑。

“嗯，还可以。”陈经理打量了尤素然片刻，便转头向吴秘书说：“你向她交代一下。”接着便走向电梯

处 移往他所在办公室的楼层。

尤素然一头雾水 ,只好静待吴秘书的指示。而刘美虹见吴秘书没有要她离开的意思 ,便也不急着走开 ,好奇地留下来听听她有什么事要吩咐尤素然。

“尤小姐 ,根据人事室的资料 ,你有育幼经验 ?”吴秘书一副公事公办的严肃口吻。

“呃 ,是有一些——”尤素然怔然 ,没想到当初求职时 ,被要求填满的其他专长栏上的资料 ,会被提出来询问。

“总经理的少爷与千金回来度圣诞假期 ,但总经理人仍因公事未返回 ,所以请陈经理代为寻找可靠保姆暂为陪伴。”吴秘书表情木然 ,语气平板地说。

尤素然已懂得吴秘书的意思 ,看来她雀屏中选了。她暗笑 她可靠 ?看来人事部门 ,并没有实地去考察她所填写的资料是否确实——

吴秘书又说 :“我已通知人事部门 ,尤小姐陪伴两位千金的时间 ,薪资比照加班办理 ,除了零用金之外 ,会另发一笔特殊津贴给你。”

对于总经理为何不将孩子托付给亲朋 ,那不是

尤素然能过问的事情 ,所以她仅是淡淡地问 :“我可以拒绝吗 ?”

吴秘书瞥了她一眼 ,也淡淡地回答 :“不可以。”

“是你在陈经理面前陷害我的 ,对不对 ?”尤素然一反在公司内低调的常态 ,瞪了高高在上的吴秘书一眼。

“对。”

吴秘书突然笑了 ,笑意柔和她向来严肃的脸部线条 ,她说 :“你就当帮帮我吧 ,我一下子真的找不到人去看那那两个少爷和千金了。”她也是临危受命。

“你这样还算是够意思的老同学吗 ?这样陷害我——”尤素然嘟起嘴 ,大有不依的神态。

“反正你一无男友、二无约会 ,下班后闲着也是闲着。”吴秘书拍拍尤素然的肩 ,见尤素然越瞪眼白越多 ,只好开始进行利诱 ,“一场国家音乐厅的音乐会 ? 敝人、在下、老同学、我、吴秘书自掏腰包请客的海陆大餐 ?”尤素然仍是轻哼 ,她只好咬牙再加筹码 ,“你看上很久的那条水蓝碎花裙 ?”

“成交。”尤素然终于笑开来。



双手枕在脑后，展鸿躺在还未摆置床铺的房间地板上，觉得有些寒意，只好坐起身，望着墙壁，他突然想起早晨在走廊遇见的芳邻。

人长得俏俏甜甜的，可是看着他的眼神像是看见一只蟑螂，更像恨不得想马上脱下鞋打扁他。他百般无聊地抓抓脸，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满脸胡子，闷声笑了笑，并不特别引以为意。

他不欣赏以貌取人的女孩，总认为那样的心地不够纯善，所以心里觉得，真是可惜了芳邻那张赏心悦目的俏脸了。

距离兄长宽容他任性的期限，只剩半年时间，而他正是因为想把握这最后的自由，所以随便在外先找了个地方独住——

展鸿起身，换上提袋里的干净衣裤，又想起什么似的，摸摸脸上的大胡子自语着：“先留着，等吓过那两个小鬼后再作打算——”